

我的位份，先醫好病人

—專訪沈祖堯教授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主任)

節錄自基督教《時代論壇》
《我的位份，神的計劃》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八日)
採訪：羅民威
時：時代論壇 沈：沈祖堯教授

面對死亡的理性與感性

沈：今次這病給我們的反省，是我們不是醫病，而是醫人。過去我們會說笑，在病房的那位盲腸有問題，他在我們的概念裡就不是人，只是一條腸。但這次有很多故事，見到很多人很多家庭的反應，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們在診治的是人，面對的是一個家庭。

時：有沒有哪個故事的印象最深？

沈：其實有好幾個。譬如我自己的同事有些很年輕，只二十多三十歲，看著他們一星期內由很健康變得很差很差，太太天天在病房門口哭，不敢進去，又知道他們育有一名很幼小的嬰兒。後來我帶她進去，倆口子抱頭痛哭，那時我跟自己說：真的不可以讓他死，否則那家庭怎麼辦？另外有一次當我巡房時，有一個我不認識的病人捉著我肩膀，跪在我面前，哭訴雙親都進了來，早上父親已去世，母親在深切治療部，他很想一天之內父母都失去，希望我看看他母親。當我看見他的母親，情況的確很差，結果都在同一天內去世。但這青年人很堅強，自己痊癒了，也很孝順。這些故事真的很多。

時：其實你以前也接觸很多死亡的情境，以前的感覺是否一樣？

沈：沒那麼多，那麼深刻。以前巡房是流水作業似的，很少能問及家人，更很少是整家一同病了，有幾個還會不治，因此衝擊沒有那麼大。

時：剛才提及從前「會否令自己出名」的想法，在面對這次疫症時有沒有想過？

沈：其實我是很 overwhelmed by 公眾的支持，猜不到是這麼強烈，我寧願他們全部痊癒，那比幾個人出名好；但體驗到的是原來若我們做好我們的工作 (do the job right)，市民是會很欣賞的，對他們的衝擊可以很大，那是起初完全估計不到的。

時：你覺得自己是否 do the thing (job) right?

沈：我只可以說我每天會做我可做的事 (do the thing we can)，每天都盡力在想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我現在比較敏感於人的需要，譬如有些不是我的病人要我去看看，他遠在屯門，驅車四十五分鐘才到，我也會去。有醫生傳呼我去看，我會去。有家人要我去看，我也會去。這是我以前很少做的。

Our sincerest condolences:

Dr James T K Lau 劉大鈞 (MBBS 1969; MPhil 1999) sadly passed away during recent SARS epidemic. He has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and courage in taking care of the patients. Dr Lau was one of the most senior paediatric surgeons in Hong Kong. He was also very fond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 much so that he earned his MPhil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1999. Dr Lau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services since his university days. He was member of the Rotary Volunteer Corp for the 3rd International Abilitympics, and was a keen supporter of Rotary Foundation programmes and contributed frequently to the 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s, matching grants and Polio Plus.



「別理他們，先醫好病人。」

時：這次疫症，兩間大學都各自努力，外間亦覺得他們在彼此競爭。信仰在這方面有沒有給你一些啟迪幫助？

沈：我自己是香港大學畢業的，在中文大學工作。我的看法是大學有競爭才有進步，但競爭不應去到不健康的階段——你應將你好的東西擺出來，而不是說人家差勁。但其實這次事件中令我最欣慰的是港大的袁國勇教授是一位好的基督徒。我跟他相識十多年，他高我兩班，我們是由一個醫學院同事的查經班開始認識。那查經班早已沒有了，只不過過了多年，就算我們沒有一起查經，但也覺得他是我的弟兄，我也不會對他有甚麼猜疑。今次大家身處不同的大學，任職不同的崗位——他較多在實驗室，我較多在病房。雖然兩間大學在競爭，但很感謝神，我和袁國勇都很信任對方，起碼雙方也不會相爭相踩。事實上我們是合作醫病的，很多時他會跟我講：不如我們別理會那些事情，先醫好病人。這關係在整件事之中很重要，因為我們要合作才可以應付得到這病。如果只是實驗室裡的證據而沒有臨床的工作，是搞不成的，反之亦然。但若左手不信右手，右手不信左手，就沒法合作。

(此訪問截稿前，沈祖堯和袁國勇被對方院校委任為醫學院名譽教授。)

時：突然間人生好像有了一份歷史感般。

沈：希望這是一篇好的歷史，不是差的歷史。對不同的人來說，這病帶來的是不同的信息；對病人、對死者家屬、對醫護人員、對不曾受感染的，人人的故事都不一樣。我相信對整體來說神要我們學的是：歷史是在祂手裡。這不是人的智慧、科學、醫學，甚至政府的管治可以控制得到的。基本上我們只可以等那病自行消失。

時：會否覺得自己很渺小？

沈：會呀。每次當有電郵問我怎樣看，我當會回覆，在這災難上我們只能等候上帝的憐憫...但我也要做我的本份，運用我的學識。